

我的黄河故事

黄河岸边女人河

□陈雨

女人河是我故乡标志的一种符号。找到女人河便找到了我的故乡。

女人河是我所在的那个村庄的一条普通的河。听爷爷讲我们所在的村庄是黄河故道，是黄河改道留下的许多支流中的一条。

说它是女人河，是因为我的村就在黄河岸边。男人们经常出外拉纤、运输货物。每当傍晚时，就会有许多家里的妻子儿女站在岸边等丈夫回来，有时候她们一边洗衣服，一边等着丈夫的归来。不知道经过多少年代，女人河便在不知不觉中叫了起来。

女人河是我故乡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人们常去那里洗衣服。每到傍晚，小媳妇、姑娘们便分布在两岸。五彩斑斓的衣服在女人河里漂洗，还有河边青石板上棒槌敲打衣服的碎、碎、碎声。喜欢唱豫剧的来两声豫东、豫西调，还有“清粼粼的水来，蓝莹莹的天，小琴我洗衣到河边，二黑哥哥到县里开会还未还……”

彩色的河伴着青石板发出的棒槌声，还有你唱罢来、我来和的歌曲，也成为许多男人想去的地方。特别是到了夏天，村里的女人都会在这里纳凉洗澡。烈日炎炎的盛夏，整个女人河1公里长，全都是男女男女洗澡游泳的好地方。起初男女是分开的，两棵大柳树分别矗立在河岸的两侧，成为男女分隔的警戒线，谁也不能越界侵略对方的领土，尽管彼此心里都渴望到对方的领地欣赏优美的身姿。

到了冬天，女人河便结了厚厚的冰，也便成为许多孩子们玩耍的地方。上学的路上，要到这儿来滑冰，在冰上用铁杆捣几个冰窟窿钓鱼，玩起来就忘了上学。

女人河是几代人思念的符号。无论男孩身在异乡，还是女孩远嫁他乡，心里忘不掉的是在故乡女人河里流传的美好童年趣事、幸福时光。

如今的女人河也成为一座新城区的后花园。改革开放给故乡的发展添上重彩的一笔，那茫茫的黄河故道成为建设者奋斗的目标，18年的发展，那里是一座宜居、宜业的新城区。

女人河两侧种植了上百种花草树木，铺设了彩色便道，修建了休闲广场，晨练的人们在这里翩翩起舞，整齐的广场舞，优美高亢的京剧，娴熟太极，分布在每个角落，故乡的人们每天弹奏着幸福和谐的小康之歌。

夜晚，河两岸的华灯绽放，女人河水变得更清、更靓了。

编者按

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。2019年9月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，提出“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”。前不久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》，为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，促进沿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保障。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，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与魂，需要我们去保护、去传承、去弘扬。感受母亲河生态之美，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，即日起，本版推出“我的黄河故事”专栏，敬请关注，欢迎投稿。

踮起脚尖看黄河

□王长顺

家乡辉县，依山傍水，北依太行，南眺黄河。我在大山的怀抱中长大，对世界的认识，是从大山开始的。孩提时代，步出光线幽暗的屋门，是家庭的小院；迈出矮墙封闭的小院，西北东遥望，是一道曲线优美的太行山蓝色屏障。可无论我怎样踮起脚尖向南眺望，却总也看不到传说中的母亲河——黄河。
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心里就种下一个愿望：长大了一定要走出大山的怀抱去南边看看黄河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十四五岁的时候，远在外地当兵的堂兄，为我们家托运来一辆红旗牌自行车，邮递员将提货单送到家，我二话没说便拿着单子，从辉县县城坐公交车到新乡取车。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出门，第一次到达一个地级城市，第一次见到了魂牵梦萦的“黄河”。

不过后来才知道，我在新乡所见到的“黄河”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黄河，它的实名叫人民胜利渠。毛主席当年视察黄河时，亲切地把它称为“小黄河”，并发出“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”的伟大号召。

高中毕业后我报名参加到东北服役，由于离黄河的距离变得更远，看黄河的愿望就只能暗藏在心底。

第一次真正见到黄河，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。那年我由空军调入新组建的陆军航空兵，被分配到驻新乡市的陆航某部司令部担任作训参谋。借到黄河滩区实施机降训练的机会，我终于近距离地看到了心仪已久的黄河。给我的第一印象是，场面宏大，河面宽阔，堪称大河；但河水泛黄，水流缓慢，周边的环境也略显苍凉，与想象中激流澎湃的模样存在着较大的差异。

更为可喜的是，1991年初夏，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人员到部队联系省领导汛期视察黄河用机事宜。当时，我具体负责接待和直升机出动组织计划工作，得以有机会乘坐直升机空中俯瞰黄河。与近距离平面看黄河相比，空中看到的黄河，像一条金色的丝带，缠绕在北中国的大地上，境界阔大，气象雄浑，令人想起唐代诗人王维《使至塞上》一诗中的名句——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。

任务结束后，根据所掌握的情况，我以“陆航某部圆满完成省领导视察黄河飞行任务”为题，撰写了一篇新闻稿件，并很快见之于当时的《新乡晚报》一版。第一次投稿即中，极大地提高了我的写作热情和写作兴趣，后来陆续又有许多篇“豆腐块”见诸媒体，有的还上了《解放军报》，体裁也由新闻稿扩展到精短散文随笔。

我在陆航某部服役的时候，几乎每年入夏，黄委会的同志都会来联系汛期用机事宜，由于合作得非常愉快，我与他们逐渐成了熟悉的朋友。知道我喜写作，黄委会的同志特意为我提供了一套黄河志史料，通过仔细阅读，我对黄河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。

“你从雪山走来，春潮是你的风采；你向东海奔去，惊涛是你的气概。你用甜甜的乳汁，哺育各族儿女；你用健美的臂膀，挽起高山大海……”正像长江一样，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，哺育了沿岸的众多中华儿女，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。

“一唱雄鸡天下白，换了人间。”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百废待兴，党中央就决定在黄河中下游修建第一个引黄工程——人民胜利渠，从而揭开开发利用黄河的序幕。经过60多年的建设发展，如今，人民胜利渠灌溉范围覆盖了新乡、焦作、安阳三地11个县(市、区)57个乡镇。自1952年开渠以来，累计引黄河水380多亿立方米，实现社会效益400亿元。

从部队转业后，我被安排到新乡市农业部门工作，由于经常深入黄河滩区从事调研工作，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实地察看黄河。令人欣喜的是，过去产量很低的黄泛区盐碱地，大都通过综合整治变成了高标准良田。地处黄河故道千年风沙地的延津县，更是逆袭地种出了“中国第一麦”，创造了“昔日黄河故道，今日麦海绿洲”的奇迹。

随着黄河生态经济带建设提升为国家战略，沿黄地区的发展正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在不久的将来，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一定会以全新的姿容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
黄河哺育小渔村

□王学艺

我家世代住在黄河边，沼泽湿地使我们村成为内陆水乡，青砖瓦舍依水而居。炊烟伴着清渠，鱼虾充盈饭碗，外人戏言我们村为陆上渔村。

冬天河冰撤网，鱼叉网兜捕捉。枯水季节毕竟水源不充沛，气温低鱼也不够活跃，村里人只能偶尔小打小闹。随着夏天翩然而至，黄河水逐渐丰盈起来。“天上有雨，地下有泥，泥里有水，水里有鱼。”这是村里人常挂在嘴边的顺口溜，外村的人可没这么说过。

水浅时河道涡流里起堰断水，俩人左右开弓，扯上捆绳的大桶，空中掠过道道银光，桶绳紧绷上下翻飞。随着堰内水的逐步干涸，河汉里和着稠泥浆的鱼拧着身子，它们不甘心束手就擒，噼啪奋力跃向空中，甩得抓鱼人顿时成为泥星大花脸。

汛期黄河水迅猛陡涨，河湾岔流回旋激荡，在几块两三尺厚的青石板叠加下，水流落差较大。俩捉鱼人赤膊伫立激流两侧，用长棍子斜撑方网，大鱼小鱼似喝多了酒，晕头打脑扎入网中。刚落网的鱼力气很大，抓鱼人手忙脚乱，稍一松手就窜出网外，人们眯着眼睛嘟囔歪头，随鱼的狂舞胡乱摸，模样滑稽，丑态百出。

这样的捉鱼并非随时有，平日水不上涨可没如此机会。白天要耕田犁地侍弄庄稼，晚间方随风入夜伴鱼起舞。茫茫原野，星空璀璨，月上柳梢。一根竹竿淤泥里，一盏马灯悬挂竿顶，激流飞溅，水声隆隆，大鱼小鱼身不由己，晕头打脑悉数入网。

最壮观莫过于深夜的大堤岸边，不知哪位夜行人眼尖，发现水流里虾米成群，于是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，寻两根木棍居中绑成十字架，渔网四角牵在各个棍头顶，再找一根超长木棍，用绳子吊于十字架中央。便于网在水里伸得更远，末端顶在水边地下，一条长绳系在绑网的棍头，绳子攥于手上。网中放块半截儿砖，撒碎馍渣在水面作诱饵。点一盏马灯置网旁边，过一阵拉绳起网，随着吊网出水，满网虾米上蹿下跳，渔者心花怒放。

乡亲见状纷纷吹葫芦画瓢，刹那，河道灯光点点，满河兜网上下起伏，你方唱罢我方登场，大鱼小鱼、虾米蟹蚌，顷刻装满小篓大筐。

皎洁的月光下，村落房舍若隐若现，影影绰绰的渔人默守水边，他们或站或蹲，手中烟卷忽明忽暗，无数灯火水中倒映，星星点点，扑朔迷离，如梦如幻，疑似九天银河落入人间。

待五更小虾大鱼装满大袋小袋，乏困的乡亲揉着惺忪睡眼，打起精神犒劳自己，上岸回家支起鳌子，把洗净的虾米摊在炙热的鏊面，“滋滋啦”一阵雾气升腾，虾米旋即飘出振奋的香，瞬间通红得让人流口水。翻出馍筐里的白面烙馍，抓一把在上面撒成一溜，大手呼呼一卷，大嘴嚙牙一咬，人口脆嫩筋道。品着鲜美鱼汤，鼓着腮帮子，“咯吱吱”嚼得酣畅舒爽，使人睡意顿消。

吃饱喝足拍拍滚圆肚皮，拉上装满鱼虾的架子车，车头挂好晃晃的马灯，迎着东方初显那一抹鱼肚白，顺着河堤曲径通幽的林荫小道，早起的鸟儿在头顶欢唱，大步流星奔城而去。至早集车未停稳，就被等尝鲜的人围住。你八两他二斤，开饭店采购的人更是大包大揽，大声吆喝着包圆儿了，三五五除二一抢而空。乡亲们数着票子笑眯了眼，顺手买些孩子们喜爱的零食，雄赳赳气昂昂道回村。

蜿蜒大河欢畅东去，漫天朝霞倒映着五彩霓裳，黄河哺育着我们世世代代。

黄河故道湿地精灵——白琵鹭 张天义 摄

枕着大河打呼噜

□刘康健

窑子上站在黄河北岸，站了多少时光？没人知道。我一直奇怪村子为什么叫这个名字。犹如一个好端端的人被喊作“狗旦”“毛妮”。一天，我下到崖畔下的黄河岸边，抬头往上看，一下子就明白了千百年来人们为何把村子叫作窑子上了。在高高的黄土塬上，挖出一眼窑洞，让人们躲避风雨。窑子在大河上边站着，不叫窑子上叫什么呢？

黄河和村子就这么构成一种对话关系，犹如细雨中的老槐树下，两位老农叼着旱烟袋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农事。几千年下来，对话可以整理出一部史记，可是没有字，只有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我一次次行走在大河与窑子上村之间，希望能听到古老的对话，捡到那部无字的大书。也许是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，大书已经“奔流到海不复回”了。划羊皮筏子的汉子问我找啥哩，我说找书呢。汉子笑笑说，瓜娃子吧？丢下一声“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哎”，竟自划着羊皮筏子远去。我躺在河边的土坡上睡了一觉，梦里也没得到河神托梦和洛神献花，只好返身离去。我想，应该该藏在一眼窑洞里，如伏羲从黄河里捞出的河图，风吹雨打千万年，只有放在窑洞里方才妥帖。窑子上村有十几户人家，胡乱地站在塬上，真像一只只历史的眼注视着脚下的大河。村里人不大叫黄河，只喊，哎，那条大河！似乎在叫家里的一只猫或狗那样随便。

我在窑子上乱转，闲看白云苍狗。爷爷家的小院里种有西红柿、辣椒、白菜、韭菜，塬上挂着地里种的谷子、洋芋、红薯、玉米等。每天两顿饭，一盆蒸红薯，一盆蒸山药蛋，还有一盆刚剃下来用盐拌了的苦菜，稀饭就是熬小米。吃饭了，一声招呼，一家人就呼噜噜地开吃。我问咋不把地里的菜摘回来炒了吃？回说，麻球烦呢！吃罢饭，上山。没石头的山叫黄土高坡，坡上稀稀拉拉种些枣树、梨树、苹果树，秋风摇着满树疙疙瘩瘩的果子，树下落满疙疙瘩瘩的果子，没人吃。羊也不吃，只吃草。我问拦羊的二爷，咋了？二爷说，不咋，懒得吃嘛！我和朋友毛国典大吃起来，先吃枣，不知吃了多少，肚胀便停。又吃苹果，又是肚胀便停。接下来望着金黄的梨子，相互看看，问，还吃不？笑说，吃它个龟孙！一口气又吃了十多个梨子。我们一直不明白，人家羊都不吃，我们咋拼命地吃？因为不花自己的钱，占大便宜嘛。拦羊的二爷对我们说，梨子别吃太多。我问为啥？二爷笑笑甩了声响鞭，说一会儿就知道了。我们听着“亲口口拉手，咱两个昏里里走”下山，路上肚子响声大作，顷刻急奔草丛拉稀。走几步，又拉。如是几个回合下来，我们才明白二爷微笑的深刻含义。

秋风掠过窑子上，摇动着五彩和斑斓，似乎在拉家常。只有风大时，刮过一眼窑洞，才能听到窑洞们呜呜地说话。这时，我感觉窑洞就是一张大嘴，在对黄河喊，孩子，别走远了啊，早点回家！阳光抚摸着窑子上村，年轻人都进城打工了，小孩也进城读书了，只留下老人们靠在窑洞里，吸着烟聊着天，或昏睡过去了。每次回去都要为爷爷买几条上档次的香烟，后来才知道爷爷总是拿着上档次的香烟，去村口的小卖部，换七块钱的低档烟吸。问他为什么这样？他答，习惯吸便宜烟，太贵的烟吸着心里痛嘛。夜里才热闹起来。村里几位老人听说爷爷家来了客人，都过来瞧瞧。于是，朋友毛国典弄了几个凉菜，一瓶杏花村，喝了起来。几杯酒下肚，脸红了，话稠了，信天游起了！拦羊的二爷先唱一首“山丹丹开花红艳艳”，小屋已是有了春意。四爷唱了一曲“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”，不好意思地说，都是一酸曲，不好意思嘛。我们说，不妨事，酸曲好听。一屋子男女老少都笑了，黄河在黑暗中笑了，传来隐隐的涛声。酒意浓了，歌声稠了，酸曲一首接一首，一点儿都不酸。

夜，信马由缰地信天游起来。半夜时分，人散去，都歪歪扭扭地走入夜色中，都说没有醉！还说，大河睡觉了，打呼噜了，我们也该睡了。我们把吃剩下的菜收拾完，交给爷爷。说不能吃了，给狗吃吧。爷爷笑笑说，狗太享福了吧。窑子上枕着大河睡了，大河呼噜呼噜，窑子上也呼噜呼噜，是在读那本大书吗？这黑夜、涛声、信天游、拦羊的汉子以及无尽的琐碎和庸常，组成了这书的宏大叙事。听说我们走后，爷爷把剩下的菜全吃了。老狗急得嗷嗷叫，大河在一边发笑。